

品读江西



湘东的种子

□ 刘 华

湘东在赣西，在“行尽江南有山处”，在赣湘界的这边。出了老关，此去便是湖南了。

湘东也在我记忆的雒乡里。那儿“五里一将军，十里一雒庙”，这句民谚意在标榜萍水河畔雒庙遍布的奇丽景象。早些年我行走湘东，几乎就是行走于一座座雒庙之间，行走于一尊尊雒像之间，行走于一支支雒队之间，行走于一位位雒面具雕刻大师之间，他们中有毛园陈氏家族雒庙雕刻的非遗传人陈团发陈全富父子，有彭国龙等多位杰出的民间艺人。我先后造访过汶泉、明塘、下埠等村庄，汶泉习雒少年技艺之娴熟，曾令我为传承事感慨不已，明塘的扫堂雒仪古朴完整，竟让随行专家大开眼界，下埠雒在萍乡的影响最大，其影响甚至进入了当地的语言生活，有歌后语道：“下埠的雒——面子大些。”湘东雒面具雕刻艺术堂而皇之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湘东区则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到了湘东，我忍不住想吆喝一嗓子：民间文化依然活态存在的山野，才能够算得上丰饶肥沃的土地！对吧？

湘东还在我的舌尖上。它是肥而不膩、香且又糯的腊肉。它是纹饰别致、味道甘美的花果。它是小觀四川、不让湖南的辣椒。参观排上镇的南繁制种馆，有一个火辣辣的数目字呛着我了，那是1976年排上制种队前往海南时留下的历史记录，队员们随身携带的物资以辣椒最为紧要，居然是每人十斤。那可是干的辣！红彤彤的辣！叫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辣！

忍俊不禁之余，不由得怦然心动。依稀记起当年的海南制种，那是已经沉淀于我内心深处的一次国家大行动。置身南繁制种馆，我才读懂来龙去脉，我依稀记得的，乃上世纪70年代初、中期，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为了推广种植，全国各水稻生产省（区）陆续在海南建立基地，开展杂交水稻繁育、制种，故而简称“南繁”。

十斤干辣椒的记载，唤醒了我的记忆。当年我下放所在的垦殖场，像周边所有公社一样，也必须派员奔赴海南。那时去天涯海角一点也不浪漫，倒是充满了瘴病虫蛇之惧、炎炎烈日之忧、台风狂浪之感，更何况往来不便、为期太长。场里决定抽调根红苗壮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响应者惟有一位刚刚入场的退伍军人。可是，完成任务回来后，那刚强汉子绝口不提海南故事，也不知其究竟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萍乡作家漆宇勋《候鸟》一文所写的湘东继父，也是这样，“我反复询问他制种是怎么回事，他先告诉了我父本母本的概念，然后就没什么可说”；关于海南的热，“继父并未详说”；关于农作的艰苦，“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倒是发现退伍军人此后养成了不管什么季节都紧扎裤脚的习惯。不过，我还能从垦殖场书记对待他的态度，间接感受到海南的辛劳、海南的煎熬。憨厚而儒雅的书记每每遇见他，总是满脸不无歉疚的难为情，连声音都变了，轻轻的，亲亲的，像父

亲用语言小心地爱抚膝下后生晒黑的皮肤，疗治他疲惫且孤独的心。

排上展示的南繁制种，已历40年之久，蓬蓬勃勃一直延宕到如今。漫长的岁月一定有漫长的故事，那些故事一定可以编辑为厚厚的大书。它既是可圈可点的科学研究，也是可歌可泣的田间实践；既是耐人寻味的珍贵往事，也是令人振奋的火热现实。然而，身临其境，我试图追问的是，为何当年连我也知晓的国家行动，到头来怎么就独独落在了排上的肩头，怎么就能说“只要有水稻种植的地方，就有排上人生产的种子”，怎么就可以在排上造就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第一支种子生产专业队伍？

排上娓娓道来。说的是“当惊世界殊”的种子革命。早在1970年代初期，在“世界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第一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主导下，全国开展了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协作大会战；而在萍乡，由颜龙安领衔、多位湘东籍成员参与的研究团队率先获得成功，并立即运用于生产实践；从1975年开始，萍乡在全国率先组织人员奔赴海南大规模繁育、制种，经过长期努力，湘东的排上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产业，从业人员6000多人，制种面积占全国南繁育种总面积的95%，制种业务拓展到全国各地，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

我更愿意通过一些细节感受当年，以便更加真切地逼近自己的追问。比如，制种队员无不风趣地总结出了“海南十八怪”，什么“三只蚊子一盘菜，五只老鼠一麻袋；田螺吃不比牛快，蚂蟥又长又大当裤带；男人骑牛车，女人学大寨；汽车跑得比火车快，老婆婆上树比猴快；团鱼海龟门板大，吃鱼好比吃蔬菜”，如此等等，它既是风土人情的反映，也是生存环境的写照；比如，海南各种自然灾害肆虐，有的年份台风过去暴雨即来，甚至海啸接踵而至，以至于重灾田块颗粒无收，且有制种队员在台风中献出了生命；比如，关于干辣椒的好处，制种队老人回忆道：当年物资匮乏，想吃肉只有等过年，等萍乡慰问大家送来的腊肉，然而，天气太热，腊肉也留不过一周，平时常吃的菜，就是干椒炒黄豆、干椒炒萝卜皮、干椒烧鱼干。如此看来，每人才十斤干辣椒，多乎哉？不多也。

原始落后的自然条件，苦不堪言的饮食起居生活，又脏又累且高强度、长时段的生产劳动，让不少制种队员难以承受。据说，制种期结束返乡时，有人在海边捡起石头扔进琼州海峡聊表决绝之意，誓不再还。难怪，当年萍乡全市共有38个公社、4所科研院所分别派出队伍，后来仅剩排上队一支独苗；难怪，声势浩大的制种行动在我身边却是以制种人紧扎裤脚作结。

排上始终坚守海南，坚守制种基地，坚守种子们的初心。他们利用萍乡的技术优势，全面接管了众多队伍撤离后留下的基地。此后几十年，候鸟般飞走飞来的排上制种人，不断改革生产经营方式，直至抱团发展、组建公司，走向专业化、机械化、集约化、公司化

冒着热气的一坨新鲜牛粪，哪还顾得上脏，也不晓得臭，赶快用狗屎筐往岔箕里拨拉，运回自家茅厕外墙下，双手就掏湿牛粪，团成一个个粪球，用劲往泥巴墙、石头墙上甩，啪一声，又啪一声，墙上一会便贴满了一块块牛粪饼，斑驳的墙便像开满了褐色的怪异的花。风吹日晒没两天，干了，掰下来，再掰碎，母亲拿去引火燃柴。

拾的柴火也填不饱肚膛，便去砍柴，尤其夏秋两季，山间草木茂盛。暑假一到，天天砍柴。腰间绑根草绳，别把镰刀或柴刀，呼朋引伴，满山遍野地走。寻找草木茂盛的坡，去砍，去割，去拔。起初砍柴，嫩嫩的手会起泡，泡破了，钻心地痛。时间一长，手掌便生硬硬的茧。砍柴时不小心惹到了蜂窝，没防备就被蜂拥而出的蜂叮一两口，疼死了，又鼓个包。

我们小孩东奔西窜，好像掰玉米的猴，远远走在寻找最茂盛草木的路上，这里拔两把，那里薅一把，大半天，拔了二三十小把，解下绳，绑成一大捆，放一边，就昏天黑地玩，累了，爹娘唤了，便头顶柴捆，慢悠悠地打闹着回。村里的贵媳妇、邻村的哑女却不是这样，她们找准一段坡，从头开始，一草一木，一棵不落，地拔，拔不动的就砍，一段段被她们的手摸一遍，刚才还草木葳蕤，转眼间泥土裸露、寸草不生，她们肩上的柴，已是沉甸甸满满的一担。

再回老家，房前屋后，光秃秃的山头不见了，再难得一见柴草垛、稻草垛了，青山绿水又回来了。乡亲们普遍用上了煤、燃气和电，柴火正慢慢退出乡亲的生活。村庄前后的山间田野，小时打柴经过的许多小道，草木繁盛。几乎没人再砍柴了，柴火，乡村曾经著名的词条，连同过往那些苦涩的日月，走进了乡村的历史，偶尔会出现在怀旧人的回忆里。



第 2172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 主 编 罗翠兰 美 编 杨 数



村庄看戏

□ 曾亮文

“村里要演三角班，某某会上台。”电话里，大哥说的人我没听清楚，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就是大沙冲里那个独栋屋啊！哥哥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是那样的笃定。

大沙冲！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记得她家住在大沙冲的山坳里，距村庄约有两里路，一条土路像女人手中的线一样蜿蜒着伸向她家土屋。她家对外面好像毫无兴趣，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她家其实属于我们村，还在我小的时候，就住在那里了，遗世独立，倔强得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山坳里。他们的儿子拘谨而又怯懦。有一次，我经过他家门口，因为好奇，试着与他说过一句话。但是，他好像没有勇气回答我。他的眼神躲闪，保持着一种对外界天然的警戒。女主人我倒是看得多一些，瘦高的个儿，寡言少语的，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她偶尔会到村里来向别人借点针线什么的，因为咳，别人有些嫌弃她。每天，她都病恹恹的，吃饭的时候，皱着眉头，筷子懒洋洋的，让人觉得她是在把饭当药吃。

后来，我听说，她的丈夫因为生了一场大病死了。从此，生活就像他们的土屋一样摇摇欲坠，她变得越加沉默，神情也更加木然。平素里，在大沙冲几乎听不到人声，大沙冲的时间如一架老钟表，指针上沾染着沉重的露水，迟钝地走着……

就是那个女的，她居然还会唱三角班？

想起来，我已经多年没看三角班了，村里也多年没有再搭台了。记得上一次，还是我读中学的头一年。每次看三角班，礼堂里都是人山人海，像过节似的。永新三角班是集舞蹈、山歌、说唱等多种民间艺术于一台的表现形式，主要流行于永新、莲花、安福等地。说它是三角戏班，因为它只有一旦一丑一生三个角色，道具也很粗糙简单。

那天，在大哥家吃过晚饭，天色已经擦黑，一道霞光像一条绸带斜系在山村的脖子上，村庄有了一种时尚的气息。很多人开始往礼堂方向走，大家言笑晏晏的。老远就听到礼堂方向锣鼓喧天。

那晚的剧目是《云南寻夫》与《摘茶籽》。礼堂里黑压压的，喧闹声声，村里的人几乎全来了。村民对三角班有着热切的向往。鼓和镲的引子响起来的时候，帷幕缓缓拉开，礼堂里骤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光彩夺目的舞台。

她迈着急促的碎步、踩着鼓点上台了。她的长相算是普通了，此刻，舞台上饰演丑角的她却顾盼生辉，满头的珠翠，甩着长长的水袖，拈着手指，媚眼如丝，她的嗓子让人有种莺啼百啭之感，一句念白“我去了——”的“了”字，尾音拖得长长的，是那样的娇俏，风情婉转，仿佛被另一个人附了身，一下将我镇住了，跟我所认识的那个目光呆滞、满脸愁苦的她几乎有着天壤之别，而且那么专业。我惊讶于她的变化，甚至怀疑这真的是她吗？

说实话，我没怎么听懂戏里的唱词。不过，三个人轮番上台，沿着戏剧的特定程式，卡着鼓点表演着各种各样的动作，欢快的配乐声里，他们唱念做打，插科打诨，丑角耍宝不断，且角莺莺燕燕，演得热热闹闹的，引来一阵阵叫好。演出结束时，村里的干部亲自向她献了一束花。演员们已经在谢幕了，可是大家意犹未尽，久久不肯离场，有人还拿出手机要跟她合照，喊着她戏里的名字，她居然成了村里的活跃分子，变成了大伙追捧的对象。她很安静，显得那样的快乐，那样的幸福。那晚，我失眠了，我在想像着她走向美好生活的背后的故事。

第二天，我决定去她家看看。我正要往大沙冲走，大哥喊住我，说她家已经搬到村里来啦，村口右边一栋就是。循着大哥的提示，我到了她家。房子是那种白墙黛瓦的庐陵建筑，一条水泥路直达她的家门，院子门上的“福”字依然存留着节日里喜庆的颜色。如今，乡下的生活已经过出城里人的滋味，房子比城里人的更宽敞舒适。她一下认出我来了，居然还叫出了我的小名。交谈中，她显得很开心，说她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做得不错，每个月还会给她1000元生活费。她感叹道，原本打算守着大沙冲那栋土屋过一辈子算了，可几年前，政府建议她搬出来，不仅在村里给她家盘了一块地皮，还补助了她家一笔钱，如今，生活已经不愁了。

“想不到，您还会唱三角班。”我忍不住说道。她笑着解释，年轻的时候她就是一个三角班的演员，后来，因为生活过得太苦了，哪里还有心情唱戏呢。现在生活好了，又想唱三角班了，所以，她报名参加了乡里组织的三角班剧组，说话间，她还把聘书给我看。人心亦如花朵，一枝动，百枝摇。看得出，她已经从过去阴郁的心情里走了出来，她重新爱上了生活，爱上了戏剧，从快的语速里，我听见了她心里深长而摇曳多姿的幸福。我为她一家感到庆幸，我相信，她在舞台上甩出水袖的一刻，过去的生命就在永远地告别……

那天下午，我去邻村看望一个朋友，特意弯到大沙冲去看了看她家的老屋。我去的时候，心情有些异样，就好像去窥探她家过去的一个秘密。由于年久失修，这栋土屋在某个雨夜已经悄然坍塌了，就像过去艰难的时光，去得无声无息的。杂草与灌木卷土重来，已经迅速地占领了这块领地，遮蔽着往昔的岁月和细节。但是，这栋土屋在过去的时光里，确确实实存在过。它的坍塌是过去的一种结束，更是新生活的一种证明。

“五河杯·幸福河湖”

征文评选揭晓

于5月8日启动的“五河杯·幸福河湖”征文活动历时5个月，共收到作品200余篇，本版择优刊登了其中15篇作品。日前，经过评委认真严格的评选，共评出6篇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三等奖3篇。获奖作品如下：

一等奖：三江黄马 十里荷花（作者：周文）

二等奖：赣江吟（作者：周敏生）

水之秘径（作者：赖韵如）

三等奖：江河之幸（作者：秦璐）

星江在淌，或生生不息（作者：洪忠佩）

万顷湖天碧（作者：彭文斌）

怡情诗笺

去故乡

（外二首）

□ 周 敏

那些稀碎的光，鸟青的云朵
树尖上的绿琼浆，全部倾倒到我手上
刚犁过的水田泛着亮光，牛吃饱了草

站在田埂上。层叠的田野让我如此欣喜
山巅扎着白色轻烟的头巾
乌云聚集在了一起

野桃花开了
刺梨花白了
我安静的故乡就在前方

来吧，夜晚

风的倒影在窗下，它们清凉的手指
在我的锁骨上散步
我总是在这样的清晨醒来
然后复闭上眼，让它们飞一会儿
离别、背叛、痛失、末日……

仿佛经历着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幻象与噩梦，一晚接一晚袭来将我折磨
可是，相对枯竭平凡的生活
绵延的噩梦也甚过一夜安眠

来吧，夜晚
摘掉我繁密的枝叶，时间的果实
请以黑暗的奔流，将我覆盖

安静的雨

在这极静的夜里
石头也会发出叫喊与叹息
雨，安静地敲打着灰色的蜗牛壳
那个显现枯萎面容的女人，开始低泣
矮荆棘丛背后惊惶的注视
点燃松明的孩子，将涌向道路

梦总是比生活，更有内容
抱着一只熄灭的火炉站在一棵歪脖子树下，是我
那个掀起月亮边缘
致命而清醒的夜行人，是我

在闪电的枝杈上，月亮的披风里
我虚无得什么也不是